諱欣之字曰喜

四月

前漢綴哀皇帝紀上卷第二十八 成帝弟之定陶王 荀悅

皇帝丙午即位年十九五月立皇后傅氏帝祖母定陶恭王太后從弟女也封皇后父晏爲孔鄉侯傅太后稱尊號於是追尊定陶恭王爲恭皇帝傅太后爲恭皇太后帝母丁太后曰恭后各置左右詹事食邑如長信宮中官追尊傅太后父爲宗德侯丁后父爲褒德侯舅丁明封爲安陽侯舅子滿爲平周侯追諡滿父忠爲懷德侯封趙太后弟欽爲新城侯太傅師丹爲左將軍賜爵關內侯師丹諫曰天下者陛下之家也肺腑何慮不富貴而多封爵外親及臣等不宜蒼卒如此不聽六月曲陽侯王根前定策封二千戶太僕

卿舊鈔

宗舊鈔

三年字衍
考異丁巳大司馬莽免

安陽侯王舜有舊恩益封五百戶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各益千戶詔曰河間王良喪太后三年治喪爲宗室儀表益封萬戶有司上奏王侯已下至庶人占田不得過三十頃賈人不得占田過科沒入縣官齊三服官禁民諸綺繡難成害女工之物皆止無作除任子令誹謗欺誣法掖庭宮人年三十以下出嫁之官奴婢五十以上免爲庶人禁郡國無得貢獻名獸益吏三百石以下俸察使殘酷虐者以時退免有司不得舉赦前事博士弟子父母與寧假

三年秋七月丁巳大司空王莽乞骸避丁傅賜黃金駟馬免庚午左將軍師丹爲大司馬封高鄉亭侯八月庚申鄭通里男子王褒衣絳衣帶劒入北司馬門殿東門上前殿入非常室中解帳組繫劒佩之招殿前署長命曰天帝令我居此宮考問褒故公車大卒病狂忽忘不自知入宮狀下獄死九月庚申地震自京師到北邊郡國三十餘處壞城郭凡壓殺四百餘人冬十月大司空何武免癸酉大司馬師丹爲大司空郎中令襃黃門令殷由等言定陶恭王太后恭皇后皆不宜復引定陶藩國之名以冠大號又宜爲恭皇帝立廟京師上下其議皆以如襃等言師丹獨議曰今定陶恭皇后以定陶爲號者母從子妻從夫之義今不宜復改禮爲人後者爲之子降下既王承先

舊鈔与刻本同
卒字上舊鈔多誰字
由舊鈔田
王舊鈔繼

帝宗廟之禮義不得復奉恭皇后祭入其廟今立京
師令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自當毀去一國太
祖不廢之禮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
恭皇后也丹由是不合上意會有上書者云古者以
龜貝爲貨今以錢易之民以故貧宜復故幣上以問
丹丹對曰可改事下有司議者以錢行已久矣不可
改丹老忘其前語從公卿議上以丹反覆二辭言無
所守又丹使吏上書奏事吏私寫其草丁傅子弟聞
之使人上書告丹漏洩省中語下廷尉遂奏免丹丹
上書還大司空高樂侯印綬丹字仲公琅邪人廉正
守道以儒術進既廢終於家曲陽侯王根成都侯王

商皆有罪根就國商免爲庶人歸故郡詔曰乃者河
南潁川郡水汎處浸殺人民遣光禄大夫循行舉賜
死者棺錢人三千其所傷縣邑及他郡國無出今年
租賦博士申咸數言高陽侯薛宣爲丞相時後母死
不行三年喪不宜居相位宣子況爲黃門侍郎賊客
楊明欲令斬咸面使不復用會司隸校尉闕恐咸爲
之遂使明斬咸於宮門外斷鼻脣事下有司御史大
夫衆等議以爲況恐咸爲司隸舉奏宣而公令明迫
切宮闕創戮近臣於大道人衆中欲以隔塞聰明抑
絶論議之官棄黥無所畏忌禮下公門軾路馬敬近
臣謂其近主也況首爲惡明手傷人功意俱惡明當

以重刑況皆棄市廷尉以爲況謀先定非恐爲司隸
造謀也本爭私變以父見謗無他大惡雖於掖門大
道中與凡民道爭無異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明當以
賊傷人況與謀者皆削爵減死爲議且於先況減死
罪一等徙燉煌宣免爲庶人卒於家宣次子惠亦至
二千石

建平元年春正月有石隕於地十六是月大赦天下
丁酉光祿大夫傅喜爲大司馬喜太后從父弟初爲
右將軍太后預政事諫后故收喜右將軍印綬以光
祿大夫養病大司空何武尚書令沛國唐林皆上書
言喜行義修潔忠誠憂國夫忠臣社稷之衛也魯以

季友治亂楚以子玉輕重魏以無忌折衝項以范增
存亡故楚跨有南土帶甲百萬鄰國不以爲難子玉
爲將文公側席而坐及其死也君臣相慶百端之衆
不如一賢故秦行千金以間廉頗漢散金以疎亞父
喜立於朝陛下光輝傅氏之廢興也上亦自重之故
復用之丁未有白氣著天廣處如一疋布長十餘丈
西南行蔇蔇如雷一刻而止定襄有牡馬生駒三足
隨羣馬飲食不志以爲馬武用其後大司馬董賢幼
少見用之象也新都侯趙欽城陽侯趙訢皆有罪免
爲庶人徙遼西太皇太后詔外家王氏田非塚塋皆
以賜民秋九月甲辰有石隕於虞二冬十月壬午京

端舊鈔萬
疋舊鈔誤足
牡舊鈔誤壯
見舊鈔不

兆尹朱博爲大司空中山王馮太后媛弟宜鄉侯參皆自殺時中山王疾上使中謁者張由將醫至中山由素有狂易疾發怒去歸長安尚書薄責擅去事狀由恐誣言中山太后呪詛上及博太后太后素怒令史陳立與丞相長史大鴻臚丞親治其事立受傅太后旨冀得封侯治馮太后女弟習及寡弟婦君之等死者十餘人誣對言服呪詛立奏言呪詛謀反大逆無道責問馮太后無服詞立曰當熊之上殿何其勇也今何怯也后曰此欲陷殺我乃飲藥而死參家凡死十七人宗族歸故國張由歸賜爵關內侯立遷

薄責舊鈔薄青傳

呪當作祝

問舊鈔問恐誤

中大夫太僕馮參兄弟四人長兄野王爲大鴻臚剛直不曲名重當世次參逡次立皆二千石以治行稱參好爲容儀進止恂恂甚可觀也矜嚴直操不屈於五侯貴寵之家十有二月有白氣出西南從地上至天出參下貫天厠廣如疋布長十餘丈十日而去

二年春正月有星孛於牽牛七十餘日本志以爲牽牛日月五星所從起曆數之元也彗孛加之改更之象丁丑大司馬傅喜免安陽侯丁明爲大司馬大司空朱博奏言高皇置御史大夫位次丞相上下相監選授有序所以尊聖德重國相也今更司空與丞相同位中二千石未更爲大夫而爲丞相權輕非所以

傳

重國政也上從之罷司空官夏四月戊午大司空朱博爲御史大夫論曰丞相三公之官而數變易非典也初丞相秦之制本次國命卿故置左右丞相無三公之官詩云夙夜匪懈以重一人一人者謂天子也自上已下必參而成位易曰鼎足以喻三公所以參事統職立官定制三公蓋其宜也乙亥丞相孔光免議太后失旨也御史大夫朱博爲丞相少傅趙玄爲御史大夫博奏言尊恭皇太后號曰帝太皇太后稱永信宮恭皇后曰帝太后稱永安宮立廟於京師赦天下徒罷州牧復刺史

荀悅曰州牧刺史數變易非典也古者諸侯之國百里而

另行　重舊鈔事　另行　从舊鈔增

已故易曰震驚百里以象諸侯之國也夫國小人衆易統也古諸侯皆久其位視民如子愛國如家於是建諸侯之賢者以爲牧伯故以考績黜陟不統其政不御其民惠無所積權無所并故牧伯之位宜合古也惟周制爲不然大國不過五百里而公侯伯子男以次小焉今漢廢諸侯之制以爲縣治民者本以強幹弱枝一統於上使權柄不分於下也今之州牧號爲萬里總郡國威尊勢重與古之牧伯同號異勢當周之末天下戰國十有餘而周室廖矣今牧伯之制是近於戰國之迹而無治民之實刺史令爲監國御史出督州郡而還奏事可矣六月庚申太后丁氏崩葬定

驚舊鈔雷　柄舊鈔誤民　勢舊板誤甚　廖舊鈔廢　从舊鈔增　另行

陶發濟陰陳留近郡五萬人穿土待詔賀良等奏天
官曆包元太平經十二卷言漢家曆運中衰當再受
命宜改元易號太平經者成帝時齊人甘忠詐造云
天帝使眞人赤松子教我此道時劉向奏言忠可殺
假鬼神惑衆下獄治服未斷病死而賀良受其書劉
歆以爲不合五經不可施行司隸解光平陵李尋好
之勸上從賀良等議時上多病乃赦天下改年爲太
初元年號陳聖劉太平皇帝刻漏以一百二十爲度
秋七月以渭城永陵賀良等又欲變亂政事大臣爭
以爲不可賀良等奏言大臣皆不知天命宜退丞相
御史大夫以解光李尋輔政時上疾自若以其言無

驗遂下賀良等議皆伏誅光尋等減死一等徙燉煌
李尋字子良平陵人也治尚書好災異初以待詔問
對曰陛下秉四海之衆曾無楨幹之臣朝廷無人則
爲亂賊所輕惟陛下執乾剛之德強志守度進用忠
良無聽讒佞竭邪臣之態諸阿保乳母甘言悲辭之
訴斷而勿聽勉大義絕小不忍尋雖失其議於賀良
先言災異數中擢拜騎都尉言多忠切
荀悅曰夫內寵嬖近阿保御豎之爲亂自古所患故
尋[illegible]孔子曰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性不安於道
智不周於物其所以事上也唯欲是從唯利是務飾
便假之容供耳目之好以姑息爲忠以苟容爲智以

徙舊鈔從恐誤舊鈔對問

另行

伎巧爲材以佞諛爲美而新近於左右翫習於朝夕先意承旨因間隨隙以惑人主之心求贍其私欲慮不遠圖不恤大事人情不能無懈怠或忽然不察其非而從之或知其非不忍割之或以爲小事而聽之或心迷而篤信之或眩曜而不疑之其事皆始於纖微終於顯著反亂弘大其爲害深矣其傷德甚矣是以明主唯大臣是任惟正直是用內寵便辟請求之事無所聽焉事有損之而益益之而損物有善而不居惡而不可避甘醴有鴆毒藥酒有治病是以君子以道折中不肆心則不縱體焉惟義而後已秋七月甲寅丞相朱博御史大夫趙玄孔鄉侯傅晏有罪博

舊鈔自中字至已字失鈔一行未校

自殺玄減死二等論晏削邑三分去一傅太后欲稱尊號晏諂諛順旨而晏與博結謀立尊號博遂爲丞相太后怨傅喜使晏諷博令免喜博素與晏交善許之御史大夫趙玄止之傅曰已許孔鄉侯矣匹夫相要尚得相死何況至尊博亦有死耳玄遂許可奏免喜并孔鄉何武并免爲庶人上疑博玄受諷旨即召玄尚書省問狀玄辭服有詔議其罪議者以爲春秋之義姦以事上常刑不赦遂抵罪初博玄皆拜於上前有音如鍾殿中郎吏侍陛者皆聞上以問黃門侍郎李尋尋曰洪範所謂鼓妖者也人君不聰明爲衆所惑空名而得進即有應而無形不知所從至其傳

傅舊鈔博

曰其歲月日之中則正卿受之令以四月加辰巳有其異是爲中焉正卿謂執政大臣也宜退丞相御史大夫以應天變然雖不退不日期年其人自受其咎博杜陵人也始爲蕭州刺史行縣吏民夜遮道自言者數百人從事請留見自言事者畢乃發欲以觀試博博心知之告外趣駕博出駐車見自言者使從事明勑告吏民夫欲言縣丞尉者刺史不察黃綬各自詣郡欲言二千石墨綬長吏者行部還詣治所民爲吏所寃欲言盜賊辭訟事者各使詣屬所部從事駐車夾遣四五百人皆能如神吏民大驚後博徐問果此老吏從事教民聚會博殺之自此吏自此州郡吏民畏

舊鈔無其字

日舊鈔出

冀舊鈔誤吳

舊鈔詣使

服其威後爲廷尉自以不曉文法恐官屬欺誣之乃召見正監典法掾吏曰試爲廷尉撰前世決難知者十餘事得諸君覆思之於是共條白十事召正監掾吏坐而問博處其輕重十中八九官屬服博才過人也博初起爲亭長爲人廉潔不好酒色食不重味案上不過三杯夜寢早起妻稀見面然好遊俠欲士宦者薦舉之欲報仇怨者解劒帶之其趣事待士如流而無大正卒以此敗是時茂陵原涉爲州里大俠初涉父爲南陽太守死官郡內賦斂千萬時俗皆通受之唯涉獨不受行喪三年由是名顯年二十治劇縣爲谷口令不言而治居歲去官爲季父報仇郡國豪傑

有氣節者皆歸慕之人無賢不肖傾身相待所在闐門閭里盡滿然身衣服車馬甚節妻子內困專以振施貧窮赴急爲務涉畧似郭解外温人謙遜內隱忍睚眦於埃塵獨死者甚衆王莽時以涉爲鎮戎大尹荀悅曰天子建國諸侯立家自卿大夫已下至於士庶人爲有等差是以民服其上而下無覬覦孔子曰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百官有司奉治令以修所職失職有誅侵官有罪夫然故上下相順庶事治焉周室既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桓文之後大夫世權陪臣執國命陵遲以至於戰國合從連衡易政爭強由此列國公子魏有信陵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齊有孟

闐舊鈔闐

人舊鈔仁

睚眦舊鈔誤眺睚

嘗皆籍王公之勢競爲遊俠雞鳴狗盜無不賓禮而趙相虞卿棄國捐君以周窮交拔魏齊之厄信陵無忌竊符矯命殺將專師以赴平原之急皆取重諸侯顯名天下搤腕遊談者以四豪爲稱首於是背親死黨之義成守職奉上之道廢矣及漢興禁網疎濶未之匡正是以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而吳濞淮南皆招賓客以千數外戚魏其武安之徒皆競逐於京師希交遊於天下劇孟郭解之徒皆馳騖於閭閻權行州郡力折公卿衆庶覬其名迹榮而慕之雖陷刑辟自爲殺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也故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非明王在上示之以好惡齊之以

禮法民何由知禁而反正乎古之正法五伯三王之罪人也六國五伯之罪人也夫四豪六國之罪人也況郭解之論以匹夫之細竊生殺之權罪已不容於誅矣然觀其溫良汎愛賙急謙退不伐亦有絕異之資惜乎不入道德苟放縱於末流殺身亡宗非不幸也自魏其武安淮南之徒天子切齒至於衛霍改節然郡國豪傑處處皆有京師親戚冠蓋相望亦古今之常莫足言者唯王氏五侯賓客爲盛而婁護爲師諸公之間陳遵爲雄傑閭里之俠獨涉爲鬼首九月光祿勳平當爲御史大夫十月甲寅御史大夫平當爲丞相京兆尹王嘉爲御史大夫

舊鈔脫王字

三年春正月立廣德夷王弟廣漢爲廣平王九月帝母太后所居桂宮正殿災三月己酉丞相平當薨當字子思平陵人也以明經忠賢進初拜丞相以冬十月賜爵關內侯其春上召欲詔封當稱疾篤宗族皆謂當曰何不強起受侯印綬爲子孫邪當曰吾在大位已負素飡之責矣起受侯印還寢而死死有餘罪今不起者爲子孫也後月餘卒子晏亦以明經位至大司徒封防鄉侯有星孛於河鼓夏四月丁酉御史大夫王嘉爲丞相嘉字公仲平陵人也爲九江河南太守治甚有聲名剛直弘毅有威上敬重之河南太守王崇爲御史大夫九月立魯頃王子郚鄉侯閔爲

賢舊鈔誤矣

郚舊鈔誤郚

魯王冬十月汝南西平遂陽樗樹臥生枝葉如人形
身青黃色面白頭有髭髮凡長六尺一寸有耳十一月
壬子復甘泉泰畤后土祠南北郊東平王雲有罪自
殺雲后謁棄市是時無鹽邑山有石立自開道故汝
南太守孫寵以遊說顯名與待詔河內息夫躬相結
察事躬陰與寵誣言告東平王雲欲以獲封躬乃與
中郎右師譚因中常侍宋弘上變事告東平王依往
時泰山石立而宣帝興雲與后日夜祝詛冀獲非望
下有司按驗伏誅是歲零陵大樹偃仆地圍一丈六
尺長十丈七尺民斷其根長七尺餘皆枯三月樹自
立故處有大魚出於東萊長丈八尺高丈一七枚皆

舊鈔邑同

封躬乃與中郎右師譚因中常侍宋弘上變事告東平王

舊鈔無尺字

死京房易傳曰后妃專權厥妖木卧復立棄正作淫
厥妖木斷復續海出巨魚邪人進賢人疏

巨舊鈔匡恐誤

前漢紀卷第二十八

前漢孝哀皇帝紀下卷第二十九　荀悅

四年春正月關東民相驚走或持籌相與號曰西王母籌道中相逢多至數千人或披髮徒跣斬斫門關逾墻入屋或乘騎奔馳或致驛傳行經歷郡三十六所至京師又聚會祀西王母設祭於街巷阡陌博奕歌舞又傳言西王母告百姓佩此符者不死不信我言視戶樞中有白髮故梁州刺史杜業以中正舉對曰春秋災異指象爲言語籌者所以記數也民陰水類也水以東流爲順走而西行反類逆上象也度數放逸妄以相與違忤民心之應也西王母婦人之稱博奕男子之事於街巷阡陌明離闔內與彊外也臨

此舊鈔誤比

反舊鈔又

闔舊鈔闇　彊舊鈔疆

衆盤樂元陽之應也白髮衰老之象也體尊性弱難治易亂門人之所由樞其要也君人之所由執持其要甚明著今外戚丁傅甚盛皇甫三桓詩人所刺春秋所譏無以過此指象昭昭以覺聖朝奈何不應也本志以爲丁傅所亂者小此王太后與莽之應也二月封帝太后從弟傅商爲武昌侯太后同母弟子鄭業爲長信侯上將封傅商問僕射平陽侯鄭崇諫以爲不可因持書按出不受詔太后怒曰天子反爲一臣所制上乃下詔封商崇以爲侍中董賢貴寵過度數諫由是重得罪每以職事見責發疾疽癰欲言事畏見罪欲乞骸復不敢尚書令趙昌素害崇知其見

元舊鈔亢
君舊鈔居
桓舊鈔誤栢
陽舊鈔陵

疏因奏崇與外族通疑有姦下獄死

荀悅曰夫臣之所以難言者何也其故多矣言出於口則咎悔及身舉過揚非則有干忤之禍勸勵教誨則有刺上之譏下言而當則以爲勝已不當賤其鄙愚先已而明則惡其奪已之明後已而明則以爲順從違下從上則以爲諂諛違上從下則以爲雷同與衆共言則以爲專美言而淺露則簡而薄之深妙弘遠則不知而非之特見獨知則衆以爲蓋已雖是而不見稱與衆同之則以爲附隨雖得之不以爲功據事不盡理則以爲專必謙讓（讓舊鈔謙）不爭則以爲易窮言不盡則以爲懷隱盡說竭情則爲不知量言而不効則受

先已而明〻字舊鈔同恐誤
一不盡理舊鈔無不字

另行

其怨責言而事効則以爲固當或利於上不利於下或便於左不便於右或合於前而忤於後或應事當理決疑定功超然獨見值所欲聞不害上下無妨左右言立策成終無咎悔若此之事百不一遇其知之所見萬不及一也且犯言致罪下之所難言也怫旨忤情上之所難聞也以難言之臣于難聞之主以萬不及一之時求百不一遇之知此下情所以不上通非但君臣而凡言百姓亦如之是乃仲尼所以憤嘆予欲無言也三月光祿勳賈延爲御史大夫夏四月天雨血山陽湖陵廣三丈長五丈大者如錢小者如麻子京房易傳曰佞人祿功臣戮厥妖天雨血上欲

犯言舊鈔犯顏

封董賢乃下詔曰孫寵息夫躬本因賢告東平王遂封賢爲高安侯孫寵爲防陽侯躬爲宜陽侯右師譚賜爵關內侯董賢字聖卿雲陽人少爲太子舍人美顏自喜上即位見幸出則參乘入侍左右旬日之間賞賜巨萬貴震朝廷上嘗與晝寢偏籍上袖上欲起賢未覺不欲動賢乃斷袖而起又召賢女弟爲昭儀及賢妻並旦夕侍左右賜賢父恭爵關內侯爲衛尉賢妻父爲將作大匠爲賢起大第北闕下重殿洞門土木之功窮極伎巧楹梁衣以錦繡下至賢家僮僕皆受上賜及武庫禁兵尚方珍寶其選上等並在賢家乘輿所服乃其副也乃至東園秘器珠襦玉柙皆

顏舊鈔麗參舊鈔驂

柙舊鈔柙

以賜賢無不備者又令將作大匠爲賢起冢義陵傍內爲便房剛栢題湊外爲徼道周亘數里門闕罦罳甚盛詔書罷死而以賜賢二千餘頃賢第新成無故門自壞又上乳母王阿聖亦多受恩賜及武庫兵器執金吾東海毋丘隆諫曰春秋之義家不藏甲所以抑臣威損私力也不以本藏給無用不以民力供浮費所以別公私示正路也賢等便僻弄臣恩私微妾陛下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舉國威器供其家備民力分於弄臣武兵護其微妾非所以正四方也孔子曰奚取於三家之堂臣請收還武庫上不悅諫議大夫鮑宣上書曰今朝廷無耆艾之臣厚外親小僮及

冢舊鈔家恐誤然接下賢第新成云云則又似家爲是矣

癸酉續安未冢字是蓋起大第見前此又起後也妾舊鈔妾下同

勳賢等皆在公門省戶陛下欲以共承天地安海內甚難今國家空虛用度不足賊盜並起吏爲殘虐歲增於前民凡有七亡水旱爲災一亡也縣官重賦二亡也貪吏取受三亡也豪強大姓蚕食無厭四亡也苛吏徭役農桑失時五亡也部落鳴鼓男女遮列六亡也賊盜刼掠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歐殺一死也治獄深刻二死也寃陷無罪三死也盜賊橫殺四死也怨仇相殘五死也歲惡饑饉六死也時氣疾病七死也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欲望國富誠難民有七死而無一生欲望刑措誠難陛下不能安之民將安歸乎奈何獨私外親與董賢夫官爵非陛下

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陛下取非其官官非其人而
欲望天悅民服豈不難哉孫寵息夫躬辨足以移衆
權足以獨立姦人之雄宜時罷退外親幼童未精通
經術者宜就師傅急徵故大司馬傅喜使領外戚故
大司空何武故丞相孔光故將軍彭宣可任以政龔
勝爲司直郡國皆愼選舉三輔委輸大官不敢爲姦
可大任委也陛下前以小過退武等海内失望陛下
尚能容無功德者甚衆不能忍武等邪治天下者當
用天下之心不得自專快意而已上之皇天見譴下
之衆元怨恨次有諫諍之臣陛下雖欲自薄而厚惡
臣天地不聽也上以鮑子都名儒遂優容之深納其

衆舊鈔譌

服舊鈔悅

言後徵武等爲三公拜宣爲司隸校尉後丞相光行
園陵行馳道中宣出逢之使吏拘止丞相吏沒入其
車馬宣坐摧辱宰相事下御史至司隸欲召捕宣從
事閉門不内宣以拒使者不敬下廷尉博士弟子濟
南王咸等舉幡太學下曰欲救鮑司隸者立此幡下
會者千餘人守闕上書遂免宣抵罪減死一等既免
乃適上黨以爲其地宜畜牧少強豪因家焉息夫躬
上言災異屢發法爲兵恐有非常之變可遣大將軍
行邊勒武備斬一郡守以威四夷用以厭異上然之
以問丞相嘉嘉曰臣聞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
不以文下民細微猶不可詐上天神明而可欺哉辯

摧舊鈔誤摧

士見一端而妄措意謀動干戈設爲權變非應天之
道也夫議政者苦其諂諛傾險辯慧深刻也諂諛則
主德毀傾險則下怨恨慧辯則破正道深刻則傷恩
惠惟陛下深察之上不聽遂欲出兵會董賢沮躬議
以爲不可上乃免躬官就國未有第舍寄居丘亭姦
人數守之躬恐每立亭中祝盜人有告躬祝詛上者
逮躬繫獄仰天大呼因僵地絕咽而死躬母聖棄市
家屬徙合浦四月山陽方與女子田母臺懷子先未
生三月兒啼腹中及生不舉藏之陌上三日人過聞
啼聲母掘出收養之是時豫章男子化爲女人嫁爲
婦生一子本志以爲陽變爲陰上變爲下生一子將

慧舊鈔惠下同

徙舊鈔誤徒

復一世乃絕也夏六月尊帝太后爲皇太后秋八月
恭皇后園北闕災
元壽元年春正月辛卯日有蝕之赦天下丁巳帝皇
太后傅氏崩三月丞相王嘉下獄死初廷尉梁相疑
東平王獄有誣辭奏請傳詣長安吏下公卿議尚書
令鞫譚僕射宗伯鳳以爲可許上怒三人皆免嘉薦
相明習治獄持平深重譚頗知文雅鳳經明行修臣
竊爲朝廷惜此三人上以此非嘉後二十餘日上益
封董賢二千戶因下詔曰公卿朕即位已來寢疾未
平反逆之謀相連不絕賊亂之臣近侍帷幄前東平
王雲呪詛朕躬嘉上言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裂

呪舊鈔祝

地而封不得其宜感動陰陽以致災異今陛下體久
不平臣所以內懼也孝經云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
道不失其天下臣謹封上詔書不敢露見臣非敢愛
死而不盡法恐天下聞之故不敢自殺上怒召嘉詰
尚書責問以相等前坐不盡忠外附諸侯操持兩心
倍人臣之義君位[redacted]公以分明善惡爲職而稱舉
相等迷國罔上近自君始謂遠者事下將軍中朝者
皆効嘉迷國罔上不道光祿大夫龔勝獨以爲嘉坐
薦相等罪微薄不應以迷國罔上不道不可以示天
下遂使謁者召嘉詣廷尉詔獄使者到掾吏涕泣和
藥進嘉嘉引藥盃擊地曰丞相備位三公奉職負國

舊鈔同缺

當伏刑都市以示萬姓豈小兒女也何爲阻藥而死
嘉遂詣廷尉使吏侵掠嘉責之曰君由當有以負國
入獄不虛嘉喟然仰天歎曰幸得充位宰相不能進
賢退不肖以此負國死有餘責吏問賢不肖之名曰
賢是孔光何武不肖是董賢父子遂不食歐血死元
始中追録忠臣封嘉子崇爲新甫侯謚嘉曰忠侯夏
御史大夫賈延免五月乙卯光祿大夫孔光爲御史
大夫秋七月光爲丞相何武爲御史大夫由王嘉之
舉也光與武奏言迭毀之次當以時定臣請與羣臣
雜議於是光祿勳彭宣博士左咸等五十三人皆以
祖宗已下立五廟而迭毀後雖有賢君猶不得與祖

宣舊鈔實恐誤

宗並列子孫雖欲褒而立之鬼神不饗也孝武帝雖有功烈親盡宜毀王舜劉歆議曰臣聞昔周宣北伐玁狁詩頌其功齊桓南伐楚北伐山戎春秋美之及漢興中國雖平猶有四夷之患其爲害久矣非一世之漸也孝武皇帝愍中國罷勞無安寧之時乃南伐百越起七郡之師北攘匈奴降十萬之衆置吾屬國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國起燉煌酒泉張掖斷匈奴之右臂單于孤特遠遁漢北四方無事却地遂境起十餘郡功業既定乃封丞相爲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貴百姓規模可見招集天下賢俊與

舊鈔五

舊鈔漢

協心同謀興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地之祀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後定諸侯永無逆爭之心至今累代賴之單于守藩百蠻率服萬世中興之功未之有也高祖建大業爲太祖孝文德至厚爲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爲世宗此孝宣所以發德音也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天子七日而殯諸侯五大夫三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大夫三月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又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是故德厚者流尊德薄者流卑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已下降殺以兩而已七廟

而已舊鈔禮也

者其正法數可常者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不可預爲設數故於殷太甲爲太宗大戊爲中宗武丁爲高宗周公爲無逸之戒舉殷三宗以戒成王由是言之宗無常數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以七廟言之孝武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曰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民患則祀之窃以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凡此在於異姓猶祀之況於先祖或說天子五廟而無其文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賢貴功之道也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思其人猶愛其樹況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道

先舊鈔光恐誤其文舊鈔完文

自有常法無功異德固以親疏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孝宣皇帝舉公卿之議用衆儒之謀既以爲世宗廟建之萬世宣布天下愚臣以爲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如此不宜毀上賢歆議而從之先是歆爲光禄大夫幸歆奏請立左傳毛詩逸禮古文尚書諸儒咸不聽歆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曰尚書左氏皆古文舊書並藏於秘府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大事則幽冥莫知其原然猶補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忘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妬嫉不考情實

殊

廢舊鈔發
末舊鈔采恐誤

雷同相從隨聲是非豈不哀哉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爲古文舊書皆有明驗內外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與其過而廢之寧若過而立之必若專已守殘黨同門妬道眞遠明詔失求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爲二三君子不取也諸儒咸怨恨而光祿大夫龔勝以舊章遂不得立八月御史大夫何武免前將軍光祿散移書乞骸大司農師丹奏散非毀先帝所立變亂大夫彭宣爲御史大夫上舅大司馬丁明免明素重王嘉以其死而憐之故廢董賢爲大司馬衛將軍年二十二雖爲三公仍給事中領尚書賢私過孔光光

舊鈔相同恐誤

咸舊鈔成誤

將舊鈔誤時

衣冠而出門外待之望見賢車乃却入賢至中門光又退入閤賢下車光乃出拜迎送甚卑恭上聞之喜拜光二子爲諫議大夫常侍賢由此權與人主侔上置酒與賢父子親屬宴飲上放酒從容顧賢而笑曰吾欲法堯禪舜如何侍中王閎平阿侯之子諫曰成王戲以桐葉封弟叔虞於晉周公入賀曰天子無戲言夫天下者高帝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陛下以藩王入嗣孝成皇帝後當奉宗廟傳於子孫無窮漢帝制位統業至重不宜數有戲言上默然不悅左右皆恐於是遣閎出歸郎署二十日長樂宮深爲閎謝又御史大夫彭宣上封事言安國危繼嗣事上覺悟召

閎遂上書諫曰臣聞王者立三公法三光立九卿以
法天明君臣之義當得賢人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喻
三公非其人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以天地昔
孝文皇帝幸鄧通不過中大夫孝武皇帝幸韓嫣賞
賜而已皆不在大位公孫弘以布被修德擢備宰相
巧言令色君子不貴昔成湯拔伊尹於鼎俎文王招
呂尚於釣濱武丁顯傅說於版築桓公舉甯戚於擊
角皆以立霸王之功騰茂績於無窮豈以利耳悅目
爲得意哉今大司馬衛將軍高安侯董賢累世無功於
漢朝又無肺腑之連復無名迹高行以矯世昇擢數
年列備鼎足典衛禁兵主曆天文無功封爵父子兄
弟橫蒙拔擢賞賜空竭帑藏萬民誼譁偶言道路誠
不當天心也昔褒神蚖變化爲人實生褒姒亂周國
恐陛下有過失之譏賢有小人不知進退之禍非所
以建卓爾垂法後世陛下採葛亹賢負薪冀有益於
毫釐言雖不從多閱年少志強卒爲賢怨之
二年春正月匈奴烏孫留珠單于烏孫大昆彌伊秩
靡來朝伊秩靡即公主之孫也單于之將朝也上
書自請時上有疾左右咸言匈奴來朝中國輒有大
故上由是難之以問公卿亦以爲虛費府庫可且勿
許單于使辭去未發黃門郎楊雄上書諫曰六經之
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今單于上書求朝

而國家不許臣以爲匈奴從此隙矣北狄之地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以秦始皇之彊蒙恬之威帶甲數百萬而不敢闚西河漢以高祖之威靈四十萬衆困於平城孝文時侵暴北邊烽火通於甘泉京師大骸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匈奴覺而去徒費財勞師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世之基乃大興師數十萬連兵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漠破顛顏襲單于王庭窮極其地封狼居山禪於姑衍以臨瀚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遂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

十舊鈔千誤

十舊鈔千誤

稱舊鈔你

沙漠之北哉以爲不一勞者不久逸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投餓虎之口殫運府庫之財填棄廬山之壑而不悔至宣帝之初而虜尚有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長羅侯以烏孫五萬騎震其西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雷風耳故北狄不伏不得高枕也其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攜國歸化扶服稱臣然尚羈縻之不能專制自此之後欲朝者不拒不朝者不強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敗敵如彼之難也既伏之後慰藉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

盧舊鈔盧

拒舊鈔距

城蹈烏桓之壁探姑繒之壘藉蕩姐之場倒鮮卑之旃推南越之旗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三時之勞故已犂其庭掃其廬立郡縣處之雲徹席卷後無餘災唯北狄不然眞中國之仇也三垂比之懸矣今單于欵心歸義此乃上世之遺莢也神靈之所相望奈何距以來厭之辭疏以無日之期消往日之恩開將來之隙使自絕於漢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喻之不能焉得不憂乎夫伯牛勤之一朝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爲國不安也上乃召還匈奴使而許之賜雄帛五十疋黃金十斤雄爲人博學有大志性清淨少嗜慾簡易倜儻口不能劇譚默而沉思居貧或無擔

場舊鈔
蜴恐誤

莢舊鈔笑
誤

石之儲晏如也非其義雖富貴不事也給事黃門郎與王莽董賢同位時莽賢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其淡榮寵如此時人皆忽之唯劉歆范逡以禮敬之沛國譚桓甚重之鉅鹿侯芭師事之雄好賦頌又似司馬相如晚節以爲無益而輟止乃依易著太玄經其文五十萬筮之以三十筴關之以休咎播之以人事義合五經而辭解剝玄體十一篇復爲章句又著法言十四篇欲以象論語劉歆嘗問桓譚曰雄之文能傳乎譚曰必傳顧君與我不見也人情貴遠忽近見雄容貌爵位不能動人則輕其文若後世遇明識君子當度越諸子二月單于昆彌歸夏四月

義舊鈔
意誤

日有蝕之五月正三公官各分職丞相孔光爲大司徒御史大夫彭宣爲大司空封長安侯六月戊午帝崩于未央宮時王莽以侯在第太后召之備佐喪事莽白太后收大司馬董賢印綬賢與妻皆自殺夜葬莽疑其詐死發其棺至獄視之因埋獄中賢故吏沛朱詡自劾去大司馬掾收賢尸莽怒以他事殺之賢家屬徙合浦斤賣董氏財物凡三十五萬太后詔公卿舉可爲大司馬者時群臣皆舉莽前將軍何武與後將軍公孫祿謀曰往孝昭之世外戚持權幾危社稷今不宜置異姓大臣持權親陳相錯爲國計不便於是祿舉武可大司馬武亦舉祿莽諷有司更相劾奏互相舉皆免就國大司馬彭宣見莽專權乞骸骨白太后免宣就國莽恨宣求退故不賜安車與金八月王崇爲大司空徵立中山王衍元帝庶孫中山孝王子是也是爲孝平帝九月壬辰皇帝葬義陵

讚曰本紀稱孝哀自爲藩王及太子文辭博敏幼有令聞雅性不好聲色時覽羣射武戲觀孝成之世祿去公室權柄外移是故臨朝羣臣威主威以則武宣然董賢用事大臣誅傷有覆餗棟橈之凶自初即位有憂痻之疾末年寖劇享國不永亂臣乘間豈不哀哉世主覽此足以見成敗之基攷后族之權清儉愛民可垂統也

佑舊鈔佑
舊鈔無莽字
賢尸賢
宇舊鈔
誤吳
幾舊鈔倾
聞舊鈔
問

諱衍之字曰樂

前漢紀卷第三十　荀悅

前漢紀孝平皇帝紀卷第三十

皇帝壬寅即位九歲大司徒孔光爲太傅左將軍甄豐爲少傅右將軍馮宮爲大司徒太皇太后臨朝大司馬王莽秉政百官總已以聽之孝成趙皇后孝哀傅皇后皆以前驕恣廢自殺莽以孔光名儒歷相三主太后所敬天下所信伏於是盛尊事光莽素所不悅者皆傅治其罪爲請奏光光不敢不上莽白太后皆可其奏皆免官徙諸遠方平阿侯仁莽之從父兄也中正直言紅陽侯立莽叔父莽恐其害已從容言於太后皆奏遣就國於是附順者皆拔擢之忤恨者誅滅之以王舜爲腹心甄邯豐主訣斷平宴典機

治舊鈔致

事劉歆主文章孫建爲爪牙豐子尋歆子棻涿郡崔
發南陽陳崇皆以才能稱得幸於莽並在顯職莽色
厲而言方欲有所爲徵見風采黨與承旨而顯奏之
因固謙讓示不得已上以惑太后下以取信於衆庶
元始元年春正月越嶲氏重譯獻白雉一黑雉一莽令
益州諷使之也群臣奏言莽功德比周公宜賜號安
漢公益封三萬戶莽因辭封孔光等以定策安宗廟
皆益封二月丙辰太傅孔光爲太師車騎將軍王舜
爲太保大司空左將軍甄豐爲少傅立故東平天
太子開明爲王孫故桃鄉頃侯子成都爲中山王封
宣帝玄孫信等三十六人爲列侯自漢初至此王子

侯者凡四百八十人令諸侯王關內侯列侯無子有
孫者若同產子皆得爲嗣三月置義和官秩二千石
外史閭師秩六百石班教化朔方廣牧女子趙春死
官斂六日出在棺外自言見死夫與父曰年二十七
不當死本志曰死者又生至陰爲陽下人爲上丙辰
義陵寢神衣在匣中自出在外牀上夏五月丁巳朔
日有食之赦天下尊帝母中山孝王姬爲后帝舅衛
寶寶弟玄爵關內侯帝女弟四人號皆曰君食邑各
二千戶封周公後公孫相如爲褒魯侯孔子後孔均
爲褒成侯追謚孔子爲褒成宣尼公六月長安女子
生兒兩頭異頸面相向四臂共胷俱前向尻上有目

盱眙舊鈔 盱眙

長二寸本志以爲凡妖之作以譴失正各象其類二
首上不一也手多下偕濫也足少不勝任也下體生
於上不敬也上體生於下媟瀆也人生而大速成也
生而能言好虛也郡妖推此類或人不改乃成凶秋
九月赦天下徒
二年春薁支國獻犀牛三月癸酉大司空王舜病死
夏四月立代孝王玄孫之子如意爲廣宗王江都易
王後盱眙侯宮爲廣川王廣川惠王曾孫倫爲廣德
王封周勃霍光樊噲後皆爲列侯酈商等子孫一百
三十人爵關內侯食邑丁酉少傅甄豐爲大司空夏
大旱蝗青州尤甚安漢公四輔公卿大夫吏民爲百

姓困乏獻田宅者二百三十人以賦貧民罷安定池
苑以爲安民縣六月有石隕於鉅鹿二秋九月戊申
晦日有餘之赦天下是歲光禄大夫孫寶爲大司農
寶字子嚴頻川人也初御史大夫張忠欲令授子經
寶自劾去忠謝之後以爲主簿或問寶曰高士不爲
主簿而子爲之何也寶曰大夫薦用一府不以爲非
者人安得獨自高前日君男欲學文而移寶自近禮
聞來學義無往教道不可屈身屈何傷且不遇者何
所不爲況主簿乎忠聞之甚慙薦爲議郎後爲丞相
司直紅陽侯立與南郡太守李尚共爲姦利寶按劾
劾立雖不坐後卒以是廢後爲京兆

尹處士侯文常稱疾剛直不肯仕寶以禮自請文爲
布衣交會立秋曰文自請受署督郵有杜稚季者大
俠也善定陵淳于長長深以託寶文欲誅之寶問其
次文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寶默然不應稚季聞之
杜門不出外穿後墻爲小戶旦暮自持鋤治園不敢
犯法越嶲郡上言黃龍游江中大臣稱莽功德比周
公寶曰周公大賢尚尤不悅今有一事郡群
臣同聲得非不美者乎時大臣皆失色而寶不變坐
免官終於家

二年春詔博采二王後及周孔世卿列侯在長安適
子女王氏女多在選中莽恐與已女爭位上書言莽

校舊鈔今有一事下群臣同聲上似有脫誤

女不宜與諸女並采太后以爲至誠乃下詔曰王氏
女朕之外家皆勿采於是吏民守闕上者千餘人願
得以安漢公女爲天下母太后不得已獨采莽女群
臣卿士僉曰安漢公女宜爲后參以蓍龜咸曰元吉
乃考定娶禮正十二女之宜夏安漢公奏車制度之
宜吏民養生送死嫁娶奴婢田宅器械之品郡國學
校教訓之禮陵陽任横等稱將軍盜庫兵攻宮寺皆
伏誅秋八月天雨草狀如莎相摻結如彈丸莽世子
宇非莽隔絕衛氏恐帝長大後怨即私於帝舅衛寶
勸令帝母上書求入朝莽白太后不聽宇與其妻兄
呂寬及師吳章議其故章以莽不可諫而好鬼神章

因推類而說莽令歸政於衛氏宇使寬夜持血灑莽第門吏發覺之執宇送獄及妻皆死衛氏盡誅滅窮治其事呂寬所連及郡國豪傑素非已者殺於市門海內震焉吳章者大儒所教千有餘人莽悉欲禁錮其門人門人改名他師時司徒掾平陵侯李敞獨自劾爲吳章弟子收葬章尸王舜聞而義之比之欒布表爲諫議大夫

四年春正月郊祀高祖以配天宗祀文帝以配上帝改殷紹嘉公曰宋公周承休公曰鄭公詔婦人非自犯法男子八十已上十歲已下家非坐不道詔所召捕皆得繫其當驗聞者則驗問二月丁未立皇后王氏赦天下遣大僕王惲等八十人置副假節巡行天下觀風俗賜九卿已下至六百石宗室有屬籍者爵各有差賜民爵一級鰥寡孤獨高年帛時吏民上書者八千餘人咸曰伊尹爲阿衡周公爲太宰七子皆封有司以爲宜如所言遂假安漢公號爲宰衡位上公賜莽大夫人號顯君食邑二千戶黃金印赤紱子男皆封列侯太后親臨前殿莽拜於後如周公故事莽奏立明堂辟雍尊孝宣廟爲中宗廟莽欲悅太后意乃以致支功尊孝元廟爲高宗爲學者築舍萬區所益博士員經各五人徵天下有才能及小學異藝之士前後至者數千人群臣奏宰衡位在諸侯王上

初置西海郡徙天下犯法者處之時莽遣多持金帛誘塞外羌豪等獻地請降曰聞太后聖明安漢公至仁天下太平近歲已來羌人無疾苦故思樂內屬莽因奏言謹按已有東海(南海北海)未有西海請以羌獻地爲西海郡又賂匈奴令上書曰聞中國誠二名故名囊知互斯今更名智以順制作(壬)梁立有罪徙廢漢中自殺分京師置前輝光後丞烈二郡更公卿大夫八十一元士名位次及十二州名分界郡國所屬冬大風吹長安城東門屋(濟)瓦且盡莽所遣使者八人行風俗還言天下郡國齊同詐爲郡國造歌謠頌功德凡三萬言又奏市無二價官無獄訟民無盜賊野無饑人道不拾遺男女異路交致太平

五年春正月祫祭明堂詔太上皇已來族親各以世氏郡國致宗師以糾之致教訓焉考察不從教令有冤失職者宗師因鄰亭上書宗伯以聞夏四月乙未太師孔光薨大司徒馮商爲太師是時吏民上書薦莽者前後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及諸侯王公卿見者皆叩頭言宜加賞於安漢公於是詔策加莽九錫之命羲和劉歆等四人治明堂辟雍王惲等八人使行風俗宣明德化皆封爲列侯閏月立梁孝王九世孫音爲梁王冬十月乙亥高原廟(北)殿門災本志以爲高廟長安城中原廟在渭北不宜立初惠帝

出舊鈔空

孫五下舊鈔缺二字 子嬰下舊鈔缺二字

舊鈔無贊文

爲出遊長樂宮方築復道在高廟道上叔孫通曰子孫奈何乘高廟道上行帝懼遂急毀之叔孫通曰人君無過舉願陛下因爲原廟渭上衣冠出遊之處立廟　太后道導而臨朝任莽非正之象也冬十有二月長樂少　爲大司徒丙子帝崩於未央宮時元帝統絕宣帝有孫五畏其長也言兄弟不得相爲後乃徵元帝玄孫廣戚侯子嬰三歲託以爲卜相最吉而立之前輝光謝囂奏言武功亭長孟宗浚井得白石丹書言安漢公爲皇帝符命之興自此始也莽遂謀爲居攝以周公故事皆如天子之制明年改元爲居攝元年莽奏言帝毋丁姬祖毋傅太后葬不應禮皆發其冢既開傳太后冢崩壓殺數百人臭聞數里發丁姬冢有火出四五丈群燕銜土投冢上

贊曰孝平之世政自莽出褒善顯功以自尊盛觀其文辭方外百蠻無思不服休徵嘉應頌聲並作至於異見於上民怨於下莽亦不能文也

居攝元年春二月立嬰爲皇太子號曰孺子夏四月安衆侯劉崇與丞相張紹謀曰安漢公必危劉氏吾帥宗族爲先海內必和之遂合黨萬餘人攻宛城不能入而敗紹者張竦之從弟竦與崇族父劉嘉詣闕自歸莽赦之不罪竦爲嘉作奏曰建初元壽之間大

退不伏殃舊鈔退伏其殃

統幾絕陛下聖德拯救國命復延臨朝統政動以宗室爲始登用九族爲先故亂則統其理危則致其安禍則引其福絕則接其繼幼則代其任夙夜孜孜不已凡以爲天下厚劉氏也建辟雍立明堂班大法流聖化天下顒顒引領而曜嘆頌聲洋洋滿耳人無愚賢男女皆喻旨意而劉崇獨懷悖惑之心操畔逆之慮惡不忍聞罪不容誅誠子臣之仇宗室之讎也是故親屬震落而告其罪民人潰叛而棄其兵進不跬步退不伏殃臣聞叛逆之國既以誅討則瀦其宮以爲汙池納垢濁焉名曰凶墟雖生菜茹而民不食四墻其社覆上淺下着以爲誡臣不勝憤憤之情願爲宗

室唱始父子兄弟持奮荷鍤爲導到南陽瀦崇宮室令如古制及崇社宜如亳社盛稱功德莽大悅封爲師禮侯七日皆賜爵關內侯封竦淑德侯長安爲之語曰欲得封過張伯松力戰鬬不如巧作奏自後反者皆汙池云群臣復白太后劉崇等所以謀反者莽權輕也宜尊莽以鎮海內五月甲辰莽稱假皇帝冬十月丙辰日有食之是歲西羌龐恬傳幡反遣護羌校尉竇況平之

二年春竇況破西羌夏四月更造貨錯力 一直三十契刀一直五百大錢一直五十與五銖並行九月東郡太守翟義立嚴鄉劉信爲天子東平王雲子也翟

力疑當作刀

義方進小子也義將起兵謂其姊子上蔡陳豐曰恭必代漢吾父子受國厚恩當爲國討賊假令時不成死國埋名猶可以不慙先帝汝其從我乎豐年十八壯勇許諾遂與東郡劉宇嚴鄉侯劉信信弟璜結謀初信凡開明立爲王無子而信子匡嗣立爲東平王故義并東平王而立信義自爲大司馬柱天大將軍以東平王傳蘇隆爲丞相丹爲御史大夫東平王孫卿素有智略以明兵法在京師義乃詐移書以重罪傳逮慶移書郡國言恭毒殺平帝攝天子位欲以絕漢今天子已立恭行天罰郡國振動比到山陽衆十餘萬恭惶恐抱孺子禱郊廟作策告遣諫議大夫桓

譚等告諭天下當反政之意乃收族義家後母及兄宣皆死遣王邑孫建等十八人將兵擊義又置腹心七將軍屯關中以自備冬十有二月王邑等破翟義斬劉璜義與信棄軍亡義捕得傳尸長安磔陳都市信卒不得初聞兵發趙明霍鴻等自稱將軍刼掠吏民衆十餘萬火見未央宮殿前其

三年春地震大赦天下明鴻等皆破恭自以威德遂盛獲天人助乃謀即真之事秋七月恭毋功顯君死意不在喪爲總縗服而加麻環絰如天子弔諸侯之禮自以爲攝天子位不敢服其私親也凡一弔會葬

考異引云始初

皆如初令新都侯崇爲主服喪三年廣饒侯劉京上書言齊郡臨淄縣亭長卒當薨見人曰天公使我告亭長居攝皇帝當爲眞不信我亭中當有新井亭長起視庭中有新井百尺又太保臧洪奏新井亭長符命言雍巴郡得銅符帛圖文曰天告帝符獻者封侯莽於改居攝三年爲初始元年期門郎張充等交謀共刼莽立楚王發覺誅死梓潼人哀章作銅匱爲兩檢其一曰天帝行璽金匱圖其二曰赤帝璽某傳與黃帝莽金策書某者高皇帝名也言莽爲眞天子圖書莽大臣八人有王盛王興袁章因自竄其名凡十一人皆署官爵爲輔佐以付高廟僕射以聞戊辰莽

卒舊鈔辛薨舊鈔夢

舊鈔初始誅舊鈔殊

始建國

到高廟拜受金匱遂即天子位改正朔易服色以十二月爲正以鷄鳴時爲朔色尚黃初高帝時得秦玉璽因服命之名傳國璽莽令王舜從太后求之太后怒罵舜汝不顧義我漢家寡老婦旦暮且死用此璽俱葬終不可得太后因號泣而言左右莫不垂涕舜悲不自勝良久乃白太后曰臣等已無可言莽必欲得之太后寧能終不與邪太后恐欲刼之乃出投之於地曰我老已死矣知汝兄弟不久滅族矣乃尊太后爲新室文母莽以十二月癸酉朔爲建國元年春大赦天下乃筴命孺子曰咨爾嬰昔皇天佑乃太祖歷代十二享國二百一十載天之曆數在于予躬詩不

云乎侯服于周天命靡常封爾爲定安公永爲新室
寘於戲敬天之休往踐乃位無廢朕命以平原安德
漯陰高重五合凡萬戶爲安定公國立漢祖宗之廟
於其國與周後並行其正朔服色讀爰畢莽親執孺
子手流泣歔欷曰昔周公攝位終得復子明辟今予
獨迫皇天威命不得如意哀歎良久中傅將太子下
殿北面稱臣百僚陪位莫不感動以孝平皇帝后爲
安定太后復更號曰黃皇室主欲嫁之主不聽莽案
金匱輔臣皆封拜王舜爲太師平晏爲太傅劉歆爲
國師哀章爲國將是爲四輔甄邯爲大司馬王尋爲
大司徒王邑爲大司空是爲三公甄豐爲更始將軍
王興爲衛將軍孫建爲立國將軍王盛爲前將軍凡
爲四輔將軍凡十一人以應符命之名孺子居其邸
使者監護勑阿保乳母不得與語至壯大不能名六
畜莽定諸侯王皆稱公及四夷皆更爲侯更作小錢
徑六分文曰小錢與大錢一直五十者爲二品並行
夏四月徐鄉侯劉快結黨千數起兵於其國快兄
殷故漢膠東王時改爲扶公國在即墨快攻殷殷閉
城拒快敗走死莽增殷國爲萬戶復井田制遣五威
將軍王奇等班符命四十二篇於天下以著代漢之
符赦天下五威將軍乘乾文車駕坤六馬背負鷩
鳥之毛服飾甚偉各置左右前後中帥凡五帥衣冠

舊鈔其字卩接二年云、

舊鈔脫一字

各如其方色將軍持節稱太一之使帥持幢稱五帝之使各雷桐華(擎)真定劉都等謀起兵發覺誅真定常山大雨雹其

二年莽之九月戊巳校尉史陳良終帶共殺(兵)校尉刁(力)護劫略吏士自稱漢大將亡(軍)入匈奴十有二月雷更名單于號曰降奴服于知時多作符命以得封侯其不爲者戲曰獨天帝無除書自是莽乃禁之初甄豐劉歆王舜等建安漢宰衡之號非復令莽居攝也及即眞歆舜內懼而豐性剛形於顏色豐子尋復作符命故漢氏平帝后黃皇室主爲尋妻莽發怒收尋皆死連者數百人詞(語)及揚雄(雄)時校書在天祿閣使者欲收之雄恐懼自投閣下幾死莽聞之曰雄素不豫事何故在此間請問其故乃歆子棻從雄問奇字有詔勿問莽之爲人大口駭頤露眼赤睛大聲如嘶長七尺五寸好厚履高冠反膺仰視或云所爲鴟目虎喙豺聲也故能噉人亦爲人所噉莽聞而誅之王舜自莽即位病悸而死其

三年遣謁者持節安車印綬拜楚國龔勝爲太子師友祭酒秩上卿使者之郡太守縣邑長吏三老官屬行義諸生千人(萬)入勝舍致詔書勝因稱病篤使者以印綬加勝(勝)輒推去使者自上請留守勝以秋涼發勝知不免謂門人高暉等曰吾蒙漢之厚恩豈以一身

事二姓遂不食十四日而死有父老弔哭甚哀曰嗟乎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消龔生竟夭天年非吾徒也遂出莫知其誰勝字君賓與同郡龔舍字長倩友善故世稱兩龔並著名節勝哀帝時爲諫議大夫薦龔舍甯壽皆徵勝曰竊見國御巫醫尚爲駕御賢士宜有駕於是詔從之壽稱疾不至舍至拜諫議大夫以疾免即就家拜太山太守使者到縣請舍到庭受拜舍曰王者以天下爲家何必於官遂就家拜之至官數月以疾乞骸歸兄子曼容亦養志自修爲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莽以安車迎齊薛方曰堯舜在上下有巢許今則主上方隆唐虞之德亦猶小臣欲守箕山之節莽悅而聽之 隃麋郭欽杜陵蔣詡字元卿皆以郡守刺史以廉恥著名齊國栗融字客卿北海禽慶字子夏蘇章字山陽曹竟字子期皆大儒俱不仕莽池陽有小人影長尺餘或乘車馬或步行操持萬物小大皆自稱三日乃止海濱蝗河水汎清河以東數郡莽徵能治河者至以百數大畧者長水校尉平陵關並言河決率嘗於平原東郡左右其地形下而土疏惡也聞禹治河本空此地以爲南北不過百八十里河空此地不爲官亭民室而已大司馬掾張式言水性就下行疾則自刮成空而稍深河水重濁號一石水六斗泥今西方諸郡及京師民引河

渭水以溉田春夏少水時故河流遲貯淤而稍淺雨多小暴至則溢決而國家數隄塞之稍益高於平地猶築垣墻而貯水也可順從其性無復以灌溉則水道通利無溢決之害矣臨淮韓牧以爲可略於禹貢九河處穿之縱不能爲九但爲四五宜有益大司空掾王璜言河入渤海地高於韓牧所欲穿處往者天常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浸數百里九河地悉爲海水漸矣禹之行河水本從西山下東北去周書所行非禹之所穿也又秦攻魏決河灌其都決處遂大不可復補宜却徙完平處更開空使緣西山足乘高地東北入海乃無水災事亦無施行者其

四年夏赤氣出東方竟天東北西南皆反亂侵邊其

五年二月文母皇后崩葬渭陵與元帝合而溝水絕之立廟於長安新室世世獻祭元帝配食坐於牀下莽爲后服喪三年西域焉耆國叛殺都尉久千有一月孛星出其

六年三月壬申晦日有蝕之四月殞霜殺草木六月黃霧四塞秋七月大風拔樹木北闕城門瓦飛雨雹殺牛羊莽以周官王制之文置卒正連帥大尹職如太守屬長職如都尉置州牧其禮如三公郡監二十五人位上大夫各主五郡皆世其官分長安六鄉置

六師各一人分三輔爲六尉郡河東河南河內弘農
潁川南陽爲六隧郡置大夫職如太守屬正職如都
尉及它官名悉改大都至分爲六郡縣以亭長爲名
者三百六十其後數變更一郡至五易名而旋復其
故吏民不能記每下詔書輒繫其本名而兼言之令
天下小學以戊子代甲子爲六旬首其
七年春日中星見民訛言黃龍墮地死黃山宮中百
姓奔走觀者萬數莽制禮作樂說六經公卿旦入暮
出連年不決十一公分布勸農桑班令於天下中郎
綉衣執法在郡國乘權勢更相奏舉案章交錯道中
召會吏民逮補證左白黑紛亂貨賂相冒守宮闕告

訴者甚衆莽自以專權得漢政故咸自檻衆務常御
燈火至明不能治有司受成苟免因緣爲姦而已上
書者連年不決縣宰郡者至數年兼領一切競爲貪
苛拘繫縣獄者至連年逢赦乃得出衛士不交代者
數年冬以郡縣災害率減吏祿終不得祿者各因職
爲姦利以自給穀糴常貴百姓窮困起爲賊盜邯鄲
以北大雨水出流殺人其
八年春二月大雨雪深者二丈栢竹咸枯死地震莽
詔曰地者有動有震震者爲害動者不害故易稱曰
坤動而靜辟脅萬物萬物生焉其好自誣飾皆此類
也長平觀西岸崩壅涇水涇水不流郡臣上壽以爲

土填水匈奴滅亡之兆也臣下從諛亦如之秋七月
丁酉霸陵城災戊子晦日有餘之翟義黨王孫慶捕
得莽使大醫尚方巧屠共刳剥之量度五藏以竹挺
尋脉知所終始云可以治病其
九年琅琊女子呂母爲子執仇黨衆浸多至數萬人
號曰赤眉莽親至南郊作威斗威斗者以五石銅爲
之形若北斗長二尺五寸欲以厭兵兵有司命人負
之其
十年正月朔北軍南門災秦一切收長吏家財五分
之四以助邊今吏得告將訴奴告主欲禁姦姦愈甚
樊崇刁子都等以饑餓相聚於琅邪衆皆數萬其

十一年令太史更推三萬六千歲歷紀六歲一改元
布告天下時匈奴寇邊莽乃大募發丁男死罪囚吏
民奴一切拘吏民皆怨二千取一傳募有伎術者待以
不次之位上言便宜者以萬數矣或言能渡水不用
舟楫連馬接車濟百萬之師或言不持斗儲食藥物
馬不飢或言能飛一日千里莽輒試之取大鳥翮作
翼頭與身皆着毛通引鑐鈕飛數百步輒墮莽知其
不可用苟欲獲其名皆拜大將軍賜以車馬待詔發
遣大司馬武建伯嚴尤與將軍廉丹擊匈奴皆賜姓
王大月十三部將四十萬衆賚三百日糧欲同時並
出塞追匈奴內之下雾因分其地立呼韓邪十五子

嚴尤諫曰匈奴爲害久矣周秦漢皆征之然皆未得
上策者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周宣王之
時獫狁內侵命將驅之盡境而反其視夷狄之侵譬
猶蚊蚋之害驅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爲中策漢武
帝選將練兵賫粮深入雖有殺獲之功胡輒報之兵
連禍結四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而天下稱
武是爲下策始皇不忍小忿而輕民力恢長城之固
延袤萬里輸轉之行起於負海疆場未定中國內竭
以供社稷是爲無策今天下遭陽九之厄北年饑饉
而北邊尤甚合發四十萬衆賫三百日之粮東據海
岱南取江淮然後能備計其道理一年尚未集合矣
先發者聚居暴露師老械朽勢不可用此一難也邊
郡空虛不能奉軍糧內調郡國不相及屬此二難也
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米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牛又
當自賫食加二十四斛重矣胡地沙鹵多乏水草以
往事揆之軍出不滿百日牛必死盡且餘粮尚多人
不能勝此三難也秋冬甚寒春夏則多風賫釜鬵薪
炭重不可勝食糒飲水以歷四時師有疾疫之憂勢
不能久此四難也輜重自隨則輕銳者少不得疾行
虜徑遁逃勢不相及幸而逢虜則累輜重如遇險阻
銜尾相隨虜邀遮前後危殆不測此五難也大用民
力功不可必立臣伏憂之莽不聽又復引古者名將

艾舊訓
文恐誤

樂殺白起不用之意及諭邊事凡三篇及當出師庭議尤固爭之宜先憂山東莽怒策尤爲庶人以董忠代之師久屯不行運轉不已天下搔動翼平連率田況奏言民貲不實莽復三十稅一以況忠言憂國進爵爲伯衆皆罵之夙夜連率韓博上言有奇士巨毋霸長一丈六尺大九圍來至臣府曰欲奮擊匈奴出於蓬萊東南五城西北軺車不能勝即以大車駟馬載霸詣闕願陛下作大思高車賁育之衣遣大將軍一人虎賁百夫迎之於道京師門不容者開太高之欲以示百蠻意欲以諷莽莽聞而惡之留霸新豐更其姓曰巨毋霸謂因文太后霸王符也博以非所宜

言棄市其
十二年大順時之令春夏斬人都市二月壬申月正
黑七月大風毀王露臺杜陵便殿乘虎文衣載在室
匣中自出立於外堂上良久乃委地莽欲示萬世之
基乃營長安城南隄封百頃以起九廟黃帝虞舜陳
胡王齊敬王濟北閔王凡五廟不毀云濟南伯王元
城孺王陽頃王新都顯王黃帝廟東西南北各四十
丈高十七丈餘各半之金銀雕飾窮極工巧費用巨
百萬卒徒死者以萬數鉅鹿馬適求舉燕兵以誅莽
發覺誅死南郡張霸江夏羊收王匡等起兵於綠林
下江共皆萬餘人武功中水鄉民舍墊爲池其

十三年更州牧爲監如刺吏莽子臨與莽侍婢通恐
漏洩乃謀殺莽發覺自殺秋隕霜殺菽關東大饑莽
問群臣擒賊方畧故左將軍公孫祿徵來與議祿曰
太史令宗宣誣天文以凶爲吉太傅唐遵飾虛僞以
取名國師劉歆顛倒五經毀壞師法明學男張邯地
理侯孫陽造井田使民棄業義和唐匡設六管以勞
工商說符侯崔發阿諛以取容令下情不得上通宜
誅此數子以慰天下莽怒令虎賁扶祿出時民皆饑
愁州縣不能慰安又不得擅發兵故盜賊浸多唯翼
平連率田況發四萬人授以兵車與刻石爲約赤眉
聞之不敢入界況自効奏莽切責況擅發兵赦罪詭

以擒賊況自請出擊賊所向皆破莽使況領青徐二
州牧況請無出大將選牧尹以下明其賞罰收合離
散小國徙其老弱置大城中積穀并力固守賊攻城
不得勢必不能聚所過乏食以此招之則降擊之則
滅今出大將軍郡縣苦之乃甚於賊宜盡徵還乘傳
使者以休息郡縣委任臣二州盜賊必平莽畏惡況
陰爲發代賜況書將代監其兵況隨使者還齊地遂
敗其
十四年閏月霸橋災數千人沃之不滅關東民相食
蝗蟲蔽天自東來至長安入未央宮發吏民設購賞
以捕之時下江兵盛新市朱鮪平林陳牧皆復聚衆

莽遣大將軍孔仁嚴尤陳茂擊之前州遣太師王匡更始將軍廉丹擊赤眉匡丹皆敗莽知天下潰叛乃分遣使除六管諸禁詔令民不便者皆收還之時世祖與伯升起兵與平林合攻棘陽十有二月有星孛於張箕其

十五年二月辛巳劉聖公立爲更始皇帝即世祖之族兄也莽遣大司徒王尋大司空王邑將兵號百萬擊更始二公兵敗於昆陽關東震恐道士西門君惠謂莽從兄王涉曰讖云漢復興劉秀爲天子天子國師劉歆是也先是歆依讖改名秀涉以語大司馬董忠共語歆歆於天文人事東方必戚歆亦怨殺其二

東舊鈔身恐誤

子又畏大禍將至遂謀與忠刼莽東降忠等誅死歆涉以親近莽惡其人聞遂隱誅歆涉自殺莽師徒外破大臣內叛無所復信憂懣不能食性好小數但爲厭勝之事遣人壞漢園陵界恩云無使民復思漢如此類也崔發言國有大災則哭以厭之莽乃率群臣至南郊大哭告天下諸生小民旦夕會哭甚者除爲吁嗟郎漢兵至遂發莽先人墳墓燒其棺槨焚其九廟火照城中十一月戊申朔漢兵入城城中人皆降避火前殿莽猶按式廻席隨斗柄而坐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庚戌乃昇漸臺執威斗抱符命群臣從者尚千餘人王邑兵盡乃還父子守莽下晡時

舊鈔徙恐誤

兵衆上臺邑等戰死邑者成都王商之子也莽[illegible]
中地隅間校尉公孫賓就斬莽頭軍人爭莽身支紛
節解肌肉臠切遂傳首詣更始于宛孝平后曰何面
目復見漢家遂投火而死后婉瘱有志操自劉氏廢
稱疾不朝會莽欲改嫁之令立國將軍孫建子將醫
問疾后大怒鞭其旁侍者發怒不起莽遂不敢逼之
鍾武劉望聚衆汝南稱尊號嚴尤陳茂投之尤爲大
司馬茂爲丞相十餘日望兵敗尤茂并死司命孔仁
以兵降漢乃嘆曰吾聞食人食者死其事乃自刎死
本傳曰王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宗族稱
孝朋友歸仁及其居位輔政成衰之際勤勞國家直

者舊鈔省恐誤

道而行動見稱述豈所謂在家必聞在國必聞色取
仁而行違者莽既不仁而有邪佞之材又乘四父歷
世之權遭漢中微國統三絕而太后壽考爲之宗主
故得肆其姦慝而成篡奪之禍推此言之亦有天時
非人力也及其竊位南面處非所據顛覆之勢險於
桀紂而莽晏然自謂唐虞復出乃始恣睢奮其威滔
天虐民窮凶極惡毒被諸夏亂起蠻貊未足逞其欲
焉故海內夏然喪其樂生之心內外怨恨遠近俱發
城池不守支體分裂遂令天下城邑爲墟丘壠發掘
害徧生靈延及朽骨書傳所載亂臣賊子無道之人
考其禍敗未有如莽之甚也昔秦燔詩書以立私議

莽誦六經以文姦言同歸殊塗俱用亡滅此皆亢龍之絕氣非命之運會紫色蠅聲餘分閏位爲聖王之驅除云爾王莽既敗天下雲擾大者建州郡小者據縣邑公孫述稱帝於蜀隗囂據隴擁衆收集英雄班彪在焉彪即成帝婕妤之弟子也囂問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裂數代然後始定昔者縱橫之事復起於今日乎將乘運迭興在一人也願先生論之論曰周廢興與漢稍異昔周立爵五等諸侯從政根本既微枝葉強大故其末流有縱橫之事其勢然也漢家承秦之制郡縣治民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祚短國嗣三絕危自上起傷不及下故王氏之貴傾擅朝廷能竊其位不卹於人心是以即位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嘆十餘年間中外騷動遠近俱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不謀同辭方今豪傑帶州域者皆無七國世業之資詩云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瘼今民皆謳吟思漢鄉仰劉氏已可知矣囂曰先生之言周漢之勢可至於見愚人習識劉氏而謂漢家重興疏矣昔秦失其鹿劉氏逐而得之時民復知漢乎彪感其言又閔禍患之不息乃著王命論以救時難其辭曰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曁於稷卨咸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於湯武而有

舊鈔本根

舊鈔誤思
舊鈔誤卿

天下雖遭遇異時而禪代不同至於應天順民其揆
一也是故劉氏承堯之後氏族之世著於春秋唐據
火德而漢運紹之始起豐沛神母夜號以彰赤帝之
符由是言之帝王福祚必有明聖顯應之德豐功厚
利積累之業然後精誠通於神明流澤加於生民故
爲神明所福饗天下所歸往未見亡命功德不紀而
能崛起於此者也世俗見高祖起於布衣不達其故
以爲適遭暴亂得奮其劒遊說之士比於逐鹿捷者
幸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悲夫此
世俗所以多亂臣賊子也若然豈徒掩於天道又不
覩於人事也夫饑饉流離羣寒道路思短褐之襲擔
石之畜所願不過一金終於轉死溝壑何也則貧窮
亦有命也況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
而妄處哉故雖遭隆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強如
梁籍成如王莽然卒就鼎鑊伏鑕烹煮分裂又況么
麼不及數子哉而欲睹千天位者乎是鴈鶩之乘不
騁千里之塗燕雀之儔不奮六翮之用棄棁之材不
荷棟梁之任斗筲之子不秉帝王之量易曰鼎折足
覆公餗言不勝任也當秦之末豪傑並起共推陳嬰
而欲王之嬰母止之曰自吾爲汝家婦汝世貧賤卒
得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
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寧王陵之母亦見項羽

必亡之劉氏將興是歲陵爲漢將獲於楚有漢使來
陵母見之曰告吾子漢王長者必得天下爾謹順事
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劒而死以固陵心其後果
定漢陵爲相封侯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
探禍敗之機傳宗祀於無窮垂策書於春秋而況丈
夫乎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
審此四者帝王之分決矣蓋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
曰是堯舜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三曰神武有徵
應四曰寬明而仁信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之以誠信
好謀達於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而由已從諫如順
流趣時如響起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

酈生之說悟戍卒之言斷懷土之情高四皓之名割
肌膚之愛舉韓信於行陣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
群策必舉此高祖之大略也所以成業焉若乃靈瑞
符應又可畧聞夫初劉媼娠高祖夢與神遇雷電晦
冥有龍蛇之怪及長而多靈有異於衆是以王媼武
負感物而折券吕公覩形而進女秦皇東遊以厭其
氣吕后望雲而知其處始受命則白蛇分西入關則
五星聚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歷古今之
得失驗行事之成敗稽帝王之世運考五者之所謂
趣舍不厭斯位符應不同斯慶而苟昧權利越次妄
據外不量力內不知命則必喪保家之主失天年之

壽遇折足之凶伏斧鑕之
超然遠覽昭然深識收嬰陵之明分絕信布之覬覦
距逐鹿之瞽說審神器之
毋之所笑則福祚流於子孫天禄永終矣彪知嘗不
寤乃避難於河西河西大將軍竇融訪問焉舉茂才
爲徐令彪子固字孟堅明帝爲郎據太史公司馬遷
史記自高祖至於孝武大功臣紹其後事迄於孝平
王莽之際著帝紀表志傳以爲漢書凡百篇述其帝
紀其辭曰
皇矣漢祖篡堯之緒實天生德聰明神武秦人不綱
網漏於楚爰茲發迹斷蛇奮旅神母告符朱旗乃舉

越蹈秦郊嬰來稽首華命創制三章是紀應天順人
五星同晷項氏畔奐紲我巴漢西土宅心戰士憤怨
乘釁而起席卷三秦割據山河保此懷民股肱蕭曹
社稷是經爪牙信布腹心良平恭行天罰赫赫明明
述高紀
孝惠短世高后稱制罔顧天顯吕宗以敗述惠紀
太宗穆穆允恭玄默化民以躬率下以德農不供貢
罪不收孥官不新館陵不崇基我德如風民應如草
國富刑清登高漢道述文紀
孝景蒞政諸侯方命克伐七國王室以定匪怠匪荒
務在農桑著于甲令民用寧康述景紀

世宗曄曄思弘祖業疇恣熙載髦俊並作厥作伊何
百蠻是攘恢我疆宇外博四荒武功既抗乃迪斯文
憲章六學統一聖眞封禪郊祀祭秩百神協律改正
享茲永年述武紀
孝昭幼冲冢宰惟忠燕蓋譸張實叡實聰罪人斯得
邦家和同述昭紀
中宗明明夤用刑名時舉傳納聽斷惟精柔遠能邇
燀燿威靈龍荒朔漠莫不來庭丕承祖烈尚於有成
述宣紀
孝元翼翼高明柔克賓禮故老優容亮直外割禁苑
內損御服離官不衛山陵不邑閹尹之疵穢我明德

傳舊鈔傳

述元紀
孝成皇皇臨朝有光威儀之盛如珪如璋壼闈恣趙
朝政在王炎炎燎火亦允不揚述成紀
孝哀彬彬克檻威神凋落洪枝顛倒鼎臣婉孌董公
惟亮天功大過之困實橈實凶述哀紀
孝平不造新都作宰不周不伊喪我四海述平紀
凡漢有天下地東西萬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二千
三百六十八里隄封萬萬四千五百一十三萬六千
四百五頃除邑居道路山林川澤郡國不可闢者定
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百六十七頃郡國三事三十
縣一千三百一十四道三十三侯國二事四十一戶

克舊鈔亮

千二十三萬三千六百一十二口五千六百五十九
萬四千九百九十八人此在國家強盛之時
凡漢紀其稱年本紀表志傳者書家本語也其稱論
者臣悅所論粗表其大事以叅得失以廣視聽也惟
漢四百二十有六載皇帝撥亂反正統武興文永惟
祖宗之洪業思光啓于萬嗣綜大猷命立國典以
及群籍於是乃作考舊通連體要以述漢紀易稱多
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詩云古訓是式中興已前一
時之事明主賢臣規模法則得失之軌亦足以監矣
撰漢書百篇以綜往事庶幾來者亦有監乎此其辭
曰

茫茫上古結繩而治書契爰作典謨云備明德惟馨
光於萬祀其在中葉實有陶唐丕顯伊則配天惟明
蕩蕩厥猷有煥其章至于有周對日重光於赫大漢
統辟元功穆穆惟祗二祖六宗明明皇帝纂承洪緒
遭國閔凶困於荼蓼實天生德應運建主矯矯俊臣
惟國作輔綏我思成有德思祐撥亂反正大建惟序
武功既列迺贊斯文禮惟前軌命我小臣爰著典籍
以立舊勳綜往昭來永監後昆侍中悅上
漢紀本凡七萬二千四百三十二字
王莽一萬字莽攝政三年即真十五年合十八年

棠禎癸酉九月讀一過此本譌繆百出幾不成章矣奈何

孱守老人識于默庵

旹二十四日燈下

此書大畧以治功為本舉而厝之可以理世細瑣之事一切闕如立身之節亦所輕也後之讀者知之

老人又記

前漢孝平皇帝紀卷第三十

右通直郎時添差充紹興府會稽縣丞莊革校正

此書係明刻合前後漢紀而為一部予於辛亥歲得諸西山書肆中開卷見硃墨兩筆稍有點讀而未終遇脫落處則曰疑有誤乃知此人亦未得善本校讐故所閱未竟惟落穎孱守老人初不知為何人及檢錢遵王讀書敏求記知為馮己蒼方悟卷首之大樹將軍印本馮氏印也然雖校未竟頗為惋惜今秋偶過學

餘書肆見插架有舊鈔前漢紀携
歸与此本對勘此所脫落大半賴
鈔本補完誠一快事舊鈔卷首多
目錄一帝書中遇宋諱如柏匡愍
敬盡從闕筆其為明宋鈔無疑
雖殘缺亦所不免想宋刊亦同故
無從補竟耳壬子九秋朔日校
畢書此誌喜古吳黃丕烈

荀氏漢紀祥符中始鏤版於錢唐據李巽巖燾跋語
謂家有印本為天聖間益州市摹刻大抵皆差牾衍
文助語亂希錯置往往不可句讀近歲浙江印本號
為曾經校讐其實與天聖市刻相似是祥符刻本南
渡初已不可得見矣天祿琳琅後目載宋版二部有
王銍序謂是紹興十二年編脩王公出使浙東與袁
氏後紀同刻即李氏所稱為浙江印本者然版式不
詳其真膺殆不可測且昭仁殿儲書近已移歸典錄
按目而稽此帙竟同羽化明正德辛巳呂柟校刻於

高陵稱得鈔本於徐子容太宰家缺謬滋多嘉靖戊申黃姬水刻本稱得宋本於雲間朱氏然奪文誤字觸目皆是萬曆戊戌國子監刻本視前二本差勝未知所據為何本以時代測之當出祭酒馮夢禎手（後刻三國志二年）較為可信第傳世乃絕稀康熙中襄平蔣氏乃取各本互校重刊坿異同考於後四庫全書即據此本著錄於字句粗為訂正而佚文無由增補也昔年訪瞿良士於罟里索閱此帙每葉二十六行〻二十四字末卷有校書人官銜一行且為葉文莊菉竹堂藏書其源於宋本毫無疑義匆遽不及校閱僅手撫首葉以歸十餘年來往還心目偶欲取荀書誦之以焉烏弥望輒復掩卷更深悔琴川之遊失之交臂也乙丑殘臘敞友持臨清徐梧生司業家遺書來售中有黃刻兩漢紀荀書為黃蕘圃手校所據亦舊鈔本每五卷後皆有校書人官銜所紀行款與瞿氏本正同敬匡恒桓皆缺避校書人為山陰縣丞主簿等官蓋即李巽巖燾所稱江浙印本曾經校讐者也展誦細繹詫為未見祕笈亟揮重金毅然收之除夕始以全帙

来發匣中黃刻本從事校錄鷄鳴而息得終三卷新
丞楗戶不出竭三月之力差得竣功全書增補改易
凡二千一百三十有五字茲舉犖犖大者錄於左方
若單詞片語為南監棄平二本訂正所未及者十居
七八更不具為噫可謂富矣願有不可解者黃姬水
序稱得宋本於雲閒朱氏按朱氏名大韶字象玄其
家橫經閣藏書家富（余到藏宋本方言宋本陸放翁詩集皆有橫經閣印）且相傳有以美
婢易放翁諸公手評表氏後紀之事是確為宋本無
疑黃氏父子仍世以文章名吳中鑒別要自有真乃
翻刻此書其沿誤不異於諸本尤可異卷二十一元
帝四年全年事凡八十二字明代二本咸完具無缺
黃刻乃獨逸去豈黃氏所得乃別一宋刻陋本邪抑
委之鈔胥任其佚漏而不及寓目邪昔人謂明代刻
書輕改古式竄易字句往往刻一書而書已殆亡未
可目為過激之論矣憶壬癸之閒余蟄居海濱与保
山吳佩伯慈培互結丹鉛之約郵筒往還殆無虛日
佩伯篤嗜古籍尤致力於荀氏書曾舉正德萬曆嘉
靖三本互相校勘又取漢書通鑑疏通證明眉端細

字爛若繁星寤恨古刻舊鈔不可得見無從是正其
得失余歸自虞山因以手摹首葉貽之欣懌無似然
終以不窺全豹為歉佩伯歿後其手校諸書遺言鄭
重相付隱然有依附青雲之意今得莞圃校本乃檢
佩伯所勘比類觀覽其卷中改竄各條黃刻校皆一
一為之補完知其精心銳討所得獨深於古人遂多
闇合喜奇書之校傷良執之長逝賞奇析異守落寡
倚不覺起天地悠悠愴然涕下之感矣初春微雪元
坐小園紅梅山茶與翠竹蒼松交光几案清香古艷
恍志怡神實新年第一快事洵筆記之不知其詞之
冗也丙寅人日藏園主人記

黃刻本脫文略舉於左

卷一第五頁第六行不以己為將軍下脫
故勸武臣及武功遂自立為趙王再為丞相餘為將
軍二十一字

卷四第二頁第八行趙王郎中田叔孟舒下脫
等十人髡鉗為王家奴從王觸獄後上聞田叔孟舒
二十字

卷四第三頁第三行九月代相此二字校補陳豨下脫
反豨少時常稱慕魏公子無忌之養士及為相守邊
二十字
卷七第三頁第九行故使貫喻意下脫
而越王乃稽首請為蕃臣奉職貢去帝制因為書謝
自稱二十二字
卷七第十六頁第二行不足以捍禦下脫
諸侯請以淮南地益淮陽割淮陽北邊地及東郡益
梁足以捍二十四字

卷八第十頁第六行小國之形也下脫
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十字
卷九第十六頁第二十行天下共擊之下脫
是權時之言以脅騙放者而已夫立王侯必天子也
而曰共天下共擊之二十七字
卷十第五頁第六行天子不能救當安所下脫
訴又何以子萬國乃遣助使持節發會稽兵救之未
二十字
卷二十第七頁第十行壽考無疆下脫

雍容垂拱永二萬年八字

卷二十第十三頁第八行年七十餘矣下脫

上書曰年老思土願歸骸骨上愍而迎之十六字

卷二十一第五頁第十九行遊晏後庭下脫

故用官者然國家舊制違古不近刑人之義自後十

九字

卷二十一第十頁第四行後脫四年春正月以下

八十二字呂本監本皆有之不更錄

卷二十二第六頁第十行必佞（此二字元校改）人也下脫

察觀其言行未必悅於己而合於道者必正人也十

九字

卷二十二第八頁第十八行可四萬人下脫

一月已以決矣議者皆以為當今民收斂時不可多

發萬人二十三字

校官銜名

右通直郎特添差充紹興府會稽縣丞莊革校正

卷五卷二十
五卷三十

右迪功郎充西浙東路提舉茶鹽司幹辦公事張

右迪功郎紹興府山陰縣主簿兼文字鄭若谷 主管

考瞿氏書目稷黄姬水刻本与影宋本相較舉武信
君令卒少惰矣萬戶侯拜通爲奉常各條謂足訂黄
本之誤於本卷中脫文至數十字乃獨遺之疑撰者
實未通校全書不知其芭藏珍異如此故舉其小而
失其大耳然則古来祕籍霾沉於琅函錦帙之中光
彩不耀者不知凡幾矣可勝慨哉書此以自策無令
後人復議前人也